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魔方小姐》： 当老年女性成为“主角”

■文/周夏

《魔方小姐》是白雪继《过春天》之后时隔8年编导的第二部电影作品。影片改编自真人真事,杨紫琼饰演的魔方高手赵艳红,其原型来自浙江丽水的退休教师赵文英。她58岁从零开始学习魔方,凭借极致执着的热爱与常年刻苦的反复练习,以3分33秒的惊人成绩成功创下全球60岁以上人群盲拧还原三阶魔方最快的世界纪录。真实生活中魔方奶奶的励志故事本身就就很燃,自带令人惊叹的民间传奇色彩。而扮演这位传奇女性的是另一位传奇女性,杨紫琼在这部电影里的表演生动细腻、丝丝入扣,非常接地气,具有令人信服的生活质感,完全打破了观众对她作为武打明星的惯有印象。

青春风采： 不被定义的“老年人”

影片的最大贡献莫过于颠覆了大家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魔方是最年轻、最快速的体育竞赛,拼的是脑力和手速;而老人,用片中台词来描绘,是最慢、最无用的群体。这也是影视剧中经常呈现的老人状态和身份。上了一定年纪的演员,演的不是爸爸妈妈、大伯大婶;就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作为工具化的配角,要么慈爱向善,包容体贴,人畜无害;要么传统保守,顽固不化,充当儿女婚姻的绊脚石。

《魔方小姐》则把最年轻热血的竞技项目与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产生了极大的戏剧张力。片中的赵艳红和淑珍不走寻常路,完全撕掉了老年人被视为弱势群体标签,她们性格鲜明,个性张扬,既丰富又立体,充满了生命活力,就像手中这个小小的魔方,多彩,多面。

艳红年过七旬,照样翻墙为老人代购酒水,成了养老院的反面典型。第一次玩魔方就表现出异于常人的天赋,后又拜师学艺,执着追梦。为了参赛赢钱,刻苦训练,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倔强和惊人的毅力,最终成功站在了世界魔方竞赛的舞台上。影片不仅表现了她在比赛中不断进阶的过程,也呈现出她性格成型的原因。艳红刚硬果敢,好胜要强,棱角分明,心直口快,但却是刀子嘴豆腐心。丈夫早逝,她靠着坚韧的精神,独自带大儿子,年老时因贪财被骗突发中风,因此住进养老院,对儿子始终怀有愧疚,所以她急切地要成名获利,渴望在魔方赛道证明自己,给人家人更好的生活。影片并没有回避她最初学习魔方的功利心,也没有美化她的道德观,反而通过她与儿媳争吵的一场戏,点出她被一时的成功冲昏了头脑,过于强硬而毫无边界感的控制欲在家庭关系中并不讨喜。她努力上进,百折不挠,不被年龄所限,不被困难绊倒,创造了奇迹,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魔丸老太,但同时也被执念所困,会犯错会犯浑,有软肋有脆弱。不过度提纯,反而还原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更容易引发我们的共鸣。

而淑珍的性格却恰恰相反,她温柔乐观,善解人意,活泼可爱,拥有一颗不老的粉红少女心。她拍短视频、做剪辑、玩抖音,紧跟时代潮流,研究穿搭技巧,涂粉色指甲油,喜欢各种新鲜玩意,几乎一个不落,这也是当下许多“老年少女”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状态。对从小相伴到老的艳红,她总是无条件地付出,最大力地支持,她称呼艳红“My Queen”,是艳红魔方比赛后援团最给力的啦啦队长,萨日娜饰演的淑珍给这辈子里“最好的闺蜜”打了个样。但影片也没有回避她性格上的软弱,拿艳红的话来说就是“怂”,听着伤人但一针见血指出了淑珍内心的小心思、小缺失。淑珍终于鼓起勇气与女儿沟通,决定奔赴美国与女儿团聚。二人性格互补,携手走了一辈子,早已形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

这次,老年女性没有作为家庭背景板上的家属存在,而是成为电影中闪亮的大女主,真正做了一回主角。很喜欢片名没有叫《魔方奶奶》,而是“魔方小姐”,它充分体现了老年女性的主体性,你首先是你自己,才是他人的姐姐、妈妈、奶奶。有意思的是,在《过春天》里饰演单非少女心仪的演员黄尧,在《魔方小姐》中饰演了青年的艳红。艳红艳红,气势如虹!这是属于艳红70岁的“过春天”。影片虽然主打老年人题材,内核依然是不变的青春主题。就像魔方有4325亿种可能,人生亦是如此:年龄,从来因不住热爱!

类型叙事： 竞技、喜剧与情谊

看到一些评论,说白雪导演放弃了在《过春天》中可贵的作者性表达,我恰恰认为正因为杂糅了竞技、喜剧等类型元素,才使得《魔方小姐》如此好看、好玩,有一种青春的律动感,让观众热血沸腾,也获得了满满的能量。

关于竞技叙事。赵艳红在魔方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不断晋级,挑战极限,人生“开挂”,意气风发,成为人人敬仰的“网红奶奶”,这带来了草根小人物逆袭成功的爽感,这一点,与文牧野导演的《奇迹·笨小孩》很相似。比赛规模、场景一次比一次大,难度也不断升级。艳红先是与小朋友在露天广场比赛,后与K神在电视台华丽的演播厅里比赛,最后站在了世界魔方大赛的顶级舞台上。镜头通过多个角度的快切、转换带来了比赛现场紧张刺激的悬念感,富有观赏性,看得惊心动魄,目不转睛。但影片也没有回避失败。艳红名声大振后签约不断,因过度疲劳导致手速下滑,在经纪公司安排下,进入封闭训练营没日没夜地练习,虽然手速提升,却导致了视力严重受损,又被经纪公司解约,这也是艳红从顶点跌入谷底的至暗时刻,也正是经历了这场挫折,艳红得到了教训和成长。编导在起承转合的节奏感上把握得恰到好处,从台前的竞技到幕后的操控,

也带入了编导对于全媒体时代的批判视角。流量为王、追求热搜、唯利是图的资本逻辑不知不觉就把人打入深渊,将你吞噬。

喜剧元素的加入,给观众带来轻松的愉悦感。名场面是艳红与小朋友的魔方斗赛,金婧饰演的小朋友妈妈与好闺蜜淑珍的错位对话充满了喜感。刘昊然饰演的天才青年教练吴有为与老而弥坚的徒弟艳红奶奶也形成了一组鲜明对比,昔日魔方大赛冠军如今身陷债务纠纷,流落街头,又颓又丧,被艳红救助、安置在了养老院,一个躺,一个卷,可以说是网络热搜“朝气蓬勃的老年人”和“死气沉沉的年轻人”的最佳注脚。这对极致反差的师徒关系自然带来一种喜剧效果,也被注入了时代气息。

影片以艳红为核心构建了所有的人物关系,这些人物也成为她在追梦之路上强有力的情感支撑。吴有为与艳红的师徒关系也是曲线变化的,从最初的不睹不相识到分道扬镳,一直到最后的重归于好,直奔终极赛事。中途,在艳红未来的发展规划上,吴教练与经纪人产生了分歧,这形成了转折的叙事拐点,艳红被想赢的求胜心鼓动,根本停不下来,结果体力透支,住进医院。正当她心灰意冷之时,又是吴有为伸出援助之手,助力艳红重返赛场。二人又重新修复了彼此信任的师徒关系,而这一次,更像是战友。除了互相救赎、彼此扶持的忘年交,还有血浓于水的母子情。艳红儿子董大伟在强势的母亲面前总是唯唯诺诺,懦弱隐忍,但是“盲拧”的建议却是大伟提出来的,艳红心疼儿子作为牛马打工人的憋屈,儿子却一心想助力妈妈实现自己的梦想。

当然,最令人动容的还是艳红和淑珍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闺蜜情。从青春懵懂的少女一直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她们彼此陪伴,不离不弃,总是在最难的时候给予帮助,相互扶持了一辈子。小时候,淑珍遇见毒蛇,艳红带着她走出危险之地,救她一命;婚后不久,艳红丈夫意外去世,一个人苦撑一个家,开大货跑长途,很多次是淑珍照顾着大伟。艳红受骗、中风住院,淑珍始终陪伴左右,帮助她重新站起来,甚至两人一起住进了养老院。在艳红通往魔方比赛之路上,淑珍是她最忠诚的粉丝、最强有力的后盾。她录下的拧魔方视频使艳红迅速走红,随即带着艳红与经纪公司谈合作,接下来每场比赛都陪着艳红,为闺蜜摇旗呐喊。但是很遗憾,淑珍没能陪着艳红走到最后,她突发心梗离去,来不及说一声再见。殡仪馆,艳红与淑珍的告别戏,成为全片最大的泪点。最后,艳红也是带着淑珍亲手缝制的彩色魔方布包走上了国际赛场。虽然生死相隔,但是情感相随,这才是一辈子的真爱啊!可以说,《魔方小姐》不仅是当代老年女性逆袭翻盘、追梦成功的热血爽片,更流淌着人间真情,以及对生命价值的深沉思考。

《特立独行》的类型元素解构与权力批判

■文张丰原

符号失位： 紧身衣的讽刺反差

紧身衣是超英的外部符号,飞银这一名称挪用了“超人”并融入东北话特色,服饰为黑白叠加,传统国风甲冑服饰和现代超英紧身战服结合,形成“中式超人”的独特视觉,但紧身衣的符号变化并非仅在于融入东方传统美学特色,更在于其符号功能的重新编码。

美式叙事中的紧身衣天然意味着超能力与昂扬、无畏的英雄姿态;而在《特立独行》中段本应指向超英身份的紧身衣与其行为产生错位,从而使得影片极具讽刺力度。初回家乡,飞银身着厚重的中式紧身战服,厚重的战服不仅包裹着他的身体,也包裹着他拒绝理解世俗规则的英雄姿态。他以英雄姿态解构酒局的“话里有话”,那些观众熟知的规则被公然挑明,喜剧笑料源于规则暴露瞬间的荒诞,此时他的“无知无畏”状态被放大,与中段讽刺顶点形成极致反差。影片中段,当飞银仍以那身标志性的紧身衣行头亮相时,本应天不怕地不怕的超英却弯下腰、低下头,此刻象征反抗的符号与向权力屈服

《特立独行》挪用超级英雄(以下简称“超英”)的类型外壳,将故事置于县城环境中。它无意讲述一个英雄凭借超能力拯救世界的故事,而是以超英为棱镜,折射普通人的现实困境。影片的讽刺性来自一个核心错位:一个拥有物理性超能力的英雄,在基层权力的“人情迷宫”面前束手无策。超英在这里不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而是导演用来对照现实、放大荒诞感的修辞装置。本文将从超英的身份符号、行动空间与能力机制三个层面,分析影片如何改写超英类型元素以进行批判和讽刺。

服的行为产生错位,一段相似动作的蒙太奇剪辑表明飞银陷入现实规训中,不免让观众在观影中想起寒窗苦读二十多年进入社会却要成为五斗米折腰的自己。当他公开批判紧身衣,换上官场人的黑西装与带盖搪瓷缸标配时,体制内司空见惯的形式主义场景以换衣和改名的方式被戏仿和调侃,进一步产生喜剧笑料制造讽刺效果。

《特立独行》并未将紧身衣作为英雄身份的证明,而是把它变成了现实规训的见证者。正是这种超级英雄形象与现实处境的持续反差,使影片的喜剧讽刺不断被放大。

空间移置： 县城中的权力迷宫

美式超英电影空间大多聚焦于轴心都市——容纳着现代性与肮脏罪恶的人类生存空间。《特立独行》将超英的生存空间移置到中国特有行政区划的县级区域,区别于为超英提供隐匿空间的陌生化大都市,县城的关系网络是紧密、实名化的,在人情与面子的交织中,县城公共权力会呈现出私化的运作逻辑,正是在这种空间结构中,超英赖以发挥作用的逻辑逐渐失效,影片也借此揭示了县城权力网络对个体行动的规训与限制。

飞银无法隐身执行清除罪恶的任务,他首先要得到官方审批。而他自身的耿直使得他打破隐藏在酒局内部的隐性规则,从而被权力“抛弃”,继而无法对县长的人际权力网发挥作用,他只能迷失于如挑鸡蛋壳般繁复的审批手续中。二手玫瑰的歌曲在审批的蒙太奇段落中制造一种分裂的感觉:喷呐与摇滚的快节奏戏谑与飞银疲惫的奔波构成声画错位,放大了官僚程序的荒诞;然而歌词却与画面的消耗感构成声画同步,将荒诞之下个体的无力感直接托出。直到母亲点破县城人情网的运行规则,他开始主动适应县城环境以获取县长信任,这代表他的超能力被权力收编,变为夏木们的一员,囿于县城空间中。

美式超英往往凭借都市高速运转的网络、高不可见的大厦隐身于都市空间,占据着全局监视者的位置。飞银会被实名化县城的熟人识别,无力摆脱权力掌控规则的束缚。他被关入监狱并主动要求延长囚禁时长,此时外部的规训已内化为对自我的规训,他非但无法监视县城内的罪恶,反被权力控制。金秘书提及的惩罚规则的真实性并不重要,真正荒诞的在于这一惩罚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县长的权威与尊严,而飞银无力识别规则的深层逻辑,反被超英的身份所束缚,走进了规则预设的笼子里。他的超能力在县城找不到任何可穿透

的对象,因为威胁不藏在墙后,而藏在县城私化的权力人情网中。

当空间本身已经拒绝超能力发挥作用时,力量还能否解决现实问题才是关键。于是,影片进一步借助超能失效来嘲讽人情网编织的权力。

超能失效： 超级英雄的无力与重建

美式超英叙事通常建立在英雄与反派的对立之上,超能力是解决矛盾的核心手段。而《特立独行》中飞银的敌人不再是他势均力敌的对手,而是与现实同构的权力,他与敌人的斗争从拒绝向人情妥协,到语言层面的破解潜台词,再到后续的服从与遵守,他始终就像被放在动物园、被铁链束缚住的百兽之王一般“空有其表”,甚至为了博得信任不惜运用超能力为权力服务,超能力失落于这片人情迷宮中。尽管最终飞银的确使用了超能力来保护人类,但敌人的“落网”根源于一场地面塌陷事故,事故则是由于赵金丰等对煤矿资源的索求无度,归根结底是敌人自身的贪得无厌。这颠覆了以往超英直接用超能力对抗邪恶的路径。飞银的无力并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在这座县城里,没人能凭一己之力解决问题。夏木与协会成员固然在末日段落挺身而出,但他们的力量仍然是有限的、应急性的。影片最终的正义落实于金秘书,一个没有超能力的普通人的行动。他来自系统内部,却选择了背离系统。这意味着:在这部电影里,能够真正瓦解权力的,既不是超英的物理能力,也不是集体的应急协作,而是系统内部的良知。当连拥有超能力的飞银都无法突破人情权力网络时,影片所映照的便不再是超英的失效,而是现实中每一个普通人在权力面前共同的无力感。

县级超英不再依赖服饰与超能力维持自身合法性,当敌人从具体的反派转变为流动于规则、人情与权力网络中的现实结构时,飞银的口号从最开始的“打败外星人”转为“保卫全人类”,他放弃单纯依赖超能力的对抗方式,而借助智慧调整策略,在规则缝隙中寻找突破口。尾声回归纯白家居居的飞银已不再是真空环境中的超世俗英雄,而是代表每一位习得规则却仍坚守主体性的观众。影片最终改写了英雄的定义:英雄不是凭借超能力拯救世界,而是在现实权力网中依然能坚持良知、守住底线。超英成为每一位观众经由银幕照见现实生活的符号与路径。

飞银这一县城超级英雄不是对美式类型的模仿,而是一次空间的移置与功能的改写,它把英雄放在一个连超能力都不够用的地方,以此来标记那片土地的特殊逻辑。

